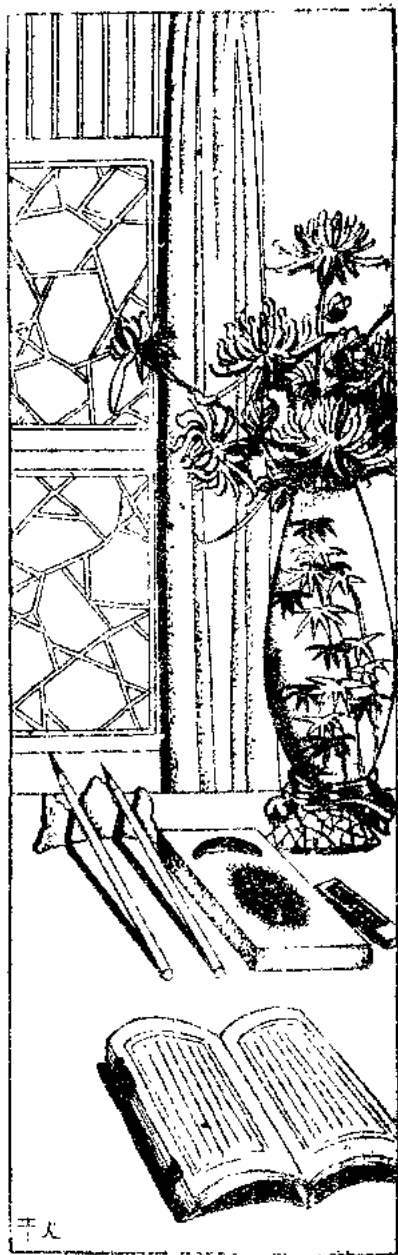


秦黃詞



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八月三版

秦黃詞 全一册定價大洋七角

編者 巴 龍

發行者 啓智書局

上海法大馬路自來火街四高第里一號

印刷者 啓智印務公司

上海法界四門路潤安里十九號

代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

版權所有
不准翻印

秦黃詞序

前言

——巴龍——

這本詞，是包括秦少游的淮海集和黃山谷的山谷詞。

淮海詞和山谷詞的作風，完全不是不一樣的，把牠倆合併起來，似乎是勉強一點。我爲什麼要這樣做呢？因爲論詞的人，都以秦七黃九並稱。如：

「今代詞手，惟秦七黃九而已」——陳合山語。

像這類的話，是很容易使讀者迷惑的。因此我把淮海詞和山谷詞編在一起，至少是下列二個原因：

(一) 秦七黃九的詞，是不同道的。其不同的在那裏？

(二) 秦七黃九，是否爲當代詞手？他們倆是否站在平行線，或者彼此有些優劣？

根據這二個動機，而把牠併在一起，我知道讀者們會立刻胸中有個顯然的評判，不會爲前人所誤了。

且讓我們來先看秦少游的詞。

秦少游名觀，一字太虛，揚州高郵縣人。公元一〇四九年生，公元一一〇一年死（或謂一一〇〇年）年僅五十餘。在仕途中，未嘗得志，與黃山谷，張文潛（耒），晁無咎（補之）同爲蘇門四學士。得蘇東坡之薦，除祕書省正字，兼國史院編修官。後因黨籍關係，疊遭徙放，紹聖初年削秩監處州酒稅，又徙郴州，編管橫

州，又徙雷州，放還至藤州卒。其一生之顛沛流離，亦可概見。少時豪邁慷慨，溢於言辭，善議論，文麗而思深，在蘇門中當首屈一指。蘇東坡極稱賞，謂爲有屈宋才。而王安石亦許其清新似鮑謝。著有淮海集，計文四十卷，詞一卷。他一生事蹟，可詳宋史文苑傳。

看秦少游的事蹟，我們可以知道秦少游在少年時代，是一個豪邁慷慨的人，在中年時代即屢遭逐放，是一個極其不幸運者。我們讀他的詞，應該要明白這二點。他的詞的鴻溝，也是依這樣劃分的。

秦少游雖是蘇門四學士之一，但是他的詞，卻不是與蘇東坡同一系統的。蘇東坡是別樹一幟，稱曰別派；而秦少游所奉者，

非別派，仍是宗法正統派，即所謂婉約派。秦少游既爲蘇門四學士之一，何以不爲蘇東坡之繼承者，而以婉約派爲依歸呢？這大概是限制的把！蘇東坡稱爲有屈宋之才，楚人好爲豔科，此亦良可深味也。

張綏說：「少游多婉約，子瞻多豪放，當以婉約爲主」。

此爲少遊雖與東坡友善，但二人之造詣，各有不同，此不可不知。

少游既以婉約爲宗，那他所做的詞，自然勉不了要受柳耆卿的影響。而有謂少游是學者卿，這也未免過情之論。當然，這是誤聽了東坡之言的緣故。高些詞話，有這麼一段記載：

「秦少游自會稽入京見東坡。東坡曰：不意別後，公卻學柳

詞。秦答曰：某雖無學，亦不至是。東坡曰：消魂當此際，非柳七句法乎？秦慚服。

東坡之言，謂別後，少游却學柳詞，然則以前當不學柳詞了啊！這不過是因『消魂當此際』一語，而故作調侃之言，非真謂少游學柳耆卿也。後人以辭害意，遂致訛傳，此爲大誤。

又有人謂少游是學梅聖俞的。梅聖俞蘇幕遮詞有『落盡梨花春事了，滿地斜陽，翠色和烟老，』之句，而劉融齋遂說『少游一生專學此種』，此其誤解，亦如『消魂當此際』，『不意別後，公却學柳詞一樣。』

我們不要說少游是學那一個，我們要知道少游是以婉約派爲宗，於是我們方可以讀少游詞。

少游詞雖學婉約，但亦有其獨到之處，爲不可磨滅者。其爲蘇門四學士中之一，要說少游完全宗法婉約，而絕無子瞻之影響，則亦不見得。若曰『某雖無學，亦不至是。』而謂不效顰柳七者，亦非少游衷心之論。少游以婉約爲依歸，而兼兩家之長，此在其淮海詞中，每每可見。所以蔡伯世說：

『子瞻辭勝乎情，耆卿情勝乎辭；辭情兼勝者，唯少游而已』。

這幾句話，是真不錯。你看：

『恨眉醉眼，甚輕輕覷着，神魂迷亂？常記那回，小曲闌杆西畔，鬢雲鬆，羅襪剗。丁香吐嬌無限，語軟聲低，道我何曾慣。雲雨未諧，早被東風吹散。悶損人，天不管。』——河傳。

「隔葉乳鴉聲軟，號斷日斜陰轉；楊柳小腰肢，畫樓西。

役損風流心昭，眉上新愁無限！極目送雲行，此時情。」——昭君怨。

「幽夢匆匆破後，粧粉亂紅霑袖；遙想酒醒來，無奈玉銷花瘦！回首，回首，遠岸夕陽踈柳。」——憶仙姿。

這幾首詞，我們可以許他爲詞情兼勝，一家之言。集中如此句者，正多，讀者可細讀自尋。

既知道少游宗法婉約派，而又有詞情兼勝之妙。我們現在可以進而研究少游詞。

少游詞最爲我們所欣賞者，是他寫無限傷感句，而語語自腹中發，淒惻動人，足可上追李後主，與晏小山齊名也。近人馮夢華稱

他的詞曰：『淮海古之傷心人也。其淡語皆有味，淺語皆有致。』可謂篤論，我們且看他的：

『西城楊柳弄春柔，動離憂，淚難收，猶記多情曾爲繫歸舟。碧野朱橋當日事，人不見，水空流。韶華不爲少年留，恨悠悠，幾時休？飛絮落花時候一登樓。便做春江都是淚，流不盡，許多愁。』——江城子。

『南來飛燕北歸鴻，偶相逢，慘愁容，綠鬢朱顏重見兩衰翁。別後悠悠君莫問，無限事，不言中。小槽春酒滴珠紅，莫怱怱，滿金鐘，飲散落花流水各西東，後會不知何處是，煙浪遠，暮雲重。』——江城子。

少游寫這類的無限傷感語，到是他的本色。所以馮夢華更進

一步的恭維他說：『昔張如論相如之賦云：他人之賦，賦才也。長卿賦心也。予於少游之詞亦云：他人之詞，詞才也。少游詞心也。得之於內，不可以傳，雖子瞻之明儻，耆卿之幽秀，猶若有瞠乎後者，況其下邪？』——見馮夢華六十一家詞選例言。本來，少游的成功，是在淒婉一方面的；而淒婉與婉約二者，亦似相須而成。詞愈淒婉，則愈婉約，此其淮海詞被譽爲千古傷心之詞也。我們說到千古傷心四個字，我們尤感覺到少游真夠千古傷心也。我們看他的傷心處吧；

『霧失樓台，目迷津渡，桃源望斷無尋處；可堪孤館閉春寒，杜鵑聲裏斜陽暮。驛寄梅花，魚傳尺素，砌成此恨無重數！柳江幸自遶柳山，爲誰流下瀟湘去？』——踏莎行。

「水邊沙外，城郭春寒退。花影亂，鶯聲碎！飄零疏酒盞，離別寬衣帶。人不見，碧雲暮合空相對。憶昔西池會，鵝鷺同飛蓋。攜手處，今誰在？日邊清夢斷，鏡裏朱顏改。春去也，飛紅萬點愁如海。」——千秋歲。

踏莎行爲少游在郴州旅舍作，千秋歲爲謫虔州日作。遞貶南荒，孰不悵惘？少游之傷心，亦非憑空雕飾，蓋有自矣。

踏莎行一詞，馮夢華評之云：「少游詞境最淒婉，至可堪孤館閉春寒，杜鵑聲裏斜陽暮，則變爲淒厲矣。」——見六十一家詞選例言。——詞由婉淒變爲淒厲，未免失之於過，但以少游之境言之，亦不足爲少游病也。東坡尤最愛之，至秦沒後，東坡常書此於扇云：「少游已矣！雖萬人何贖，高山流水之悲，千載而

下，令人腹痛。」蓋沉痛之言也。

千秋歲一詞，亦近淒厲，正復不下於踏莎行。孔毅甫讀其「鏡裏朱顏改，」至爲之變色。獨醒雜誌云：

「少游謫古藤，意忽忽不樂，過衡陽，孔毅甫爲守，與之厚，延留待遇有加。一日，飲于郡齋，少游作千秋歲詞，毅甫覽至鏡裏朱顏改之句，遽驚曰，少游盛年，何爲言語悲愴如此？遂廢其韻以解之。居數日別去，毅甫送之於郊，復相語終日，歸謂所親曰：秦少游氣貌，大不類平時，殆不久於世矣。未幾果卒。」

淒厲而有死的象徵，可謂淒厲之至矣。亘古詞人，恐其淒厲處，亦無如此淒厲也。

少游詞雖淒厲，然非矯作語，均是身經歷語。故其詞，極平

易自然之至，其自然處，自有境界，雋永，非率爲淺淡平常而淺淡平常也。求之兩宋詞人，倍覺難能可貴。

少游詞雖淒婉，自然，但亦很溫麗，可與周美成等量齊觀。其集中溫麗之處殊不少，茲舉二首爲例：

『晚雲收，正柳塘烟雨初休。燕子未歸，惻惻輕寒如秋。小（一作曲）欄外東風輕透，繡幃花密香稠。江南遠，人何處？鷓鴣啼破春愁。長記曾陪燕遊，醉妙舞清歌，麗錦纏頭。滯酒困（一作爲）花，十載因誰淹留？醉鞭拂雲歸來晚，望翠樓簾捲金鉤。佳會阻，離情正亂，頻夢揚州。』——一夢揚州

『梅英疎淡，冰漸溶洩，東風暗換年華。金谷俊游。銅駝巷陌，新晴細履平沙。長記誤隨車。正絮翻蝶舞，芳思交加。柳

下桃溪，亂分春色到人家。西園夜飲鳴笳，有華燈礙月，飛蓋妨

花。蘭苑未空，行人漸老，重來是事堪嗟！烟暝酒旗斜；但倚樓極目，時見淒鴉。無奈歸心，暗隨流水到天涯。——望海潮。

但亦有人，對於少游之溫麗者，微感其不足處，如李易安其一也。李易安云：

『秦專主情致，少故實，譬諸貧家美女，非不妍麗，終乏富貴態耳。』

像這種嚴格的批評，我們無可否認，但我亦爲這句話，加之於少游詞溫麗一方面，說他少故實，到頗恰當，若以他的全部詞，均作如是觀，則李易安似乎未注意少游詞之優點處也。

用詩句入詞，雖不及周美成有融化之妙，但間亦有可採處。

如：

「落紅鋪徑水平池，弄暗小雨霏霏；杏園鷓鴣杜鵑啼，無奈春歸！柳外畫樓獨上，凭欄手燃花枝；放花無語對斜暉，此恨誰知。」——畫堂春。

「門外鴉啼楊柳，春色著人如酒，睡起慰沈香，玉腕不勝金斗。消瘦，消瘦，還是褪花時候。」——憶仙姿。

畫堂春一詞，苕溪漁隱叢話云：

「太虛小詞云：杏園鷓鴣杜鵑啼，無奈春歸！用小杜詩：莫怪杏園憔悴去，滿城多少插花人。」

憶仙姿一詞，藝苑雌黃上說：

「嘗讀李義山效徐陵體贈更衣云：輕寒衣省夜，金斗慰沉香，

。乃知少游詞睡起慰沉香，玉腕不勝金斗。其語亦有來歷處。」

本來，少游詞本不以詩名，亦不願以詩入詞見佳，求其集中，寥寥無幾，間或出之，亦頗有天衣無縫之妙，可喜事也。但少游詞中，亦有作謎語者，如：

「玉漏迢迢盡，銀潢淡淡橫，夢回宿酒未全醒，已被隣鷄催起，怕天明。臂上妝猶在，襟間淚尙盈，水邊燈火漸漸行，天外一鉤殘月帶三星。」——南柯子

此詞係贈妓陶心兒者，天外一鉤橫月帶三星，係暗射心字。妙則妙矣，然而未免太小巧了，少游似不應出此。幸後世無有效顰者，不然，則詞之流弊，不堪問矣。

少游除此以外，大概全集中，沒有什麼其餘弊病，唯坡翁以